

WANLI DUXING
TANJIAO ZHONGYU SHIJIQUAN

陈琦 著



万里独行

探访中亚陕西村

- ◆ 哈萨克斯坦有个陕西村
- ◆ 他们是清末陕西起义军的后裔
- ◆ 从《大清国》来的舅家人
- ◆ 再现百年前婚礼盛况
- ◆ 我们老爷的肚带子（脐带）在那边呢



312线
WANLI DUXING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万里独行

探访中亚陕西村



◎ 陈琦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 / 陈琦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ISBN 7-5633-5235-X

I. 万… II. 陈…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045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南宁华侨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北湖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530001)

开本：680 mm × 880 mm 1/16

印张：10.125 字数：150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册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探訪陝西村

陳忠實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不是自行车运动员，不是职业旅行家，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我只是
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陕西关中人。

我不管专家们和学者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争议，我只是知道，在遥远的天
山的那一边，有着一个人口多达12万、100年前背井离乡从陕西老家迁徙过去
的人类群落。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100年前就休养生息在八百里秦川。他们被迫离
开家乡的年代并不久远，是我爷的父辈年间的事情。他们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的、失魂落魄的、历尽苦难的历史弃儿。他们的命运太坎坷、太不幸了。我常
常为他们难过、常常为他们落泪。我要去看他们。

有人问一个登山家为啥要登山，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山在前面，所以要攀
登。

他们是陕西人，我也是陕西人，所以我要去看他们。就这么简单。

陕西人恋家是出了名的。我17岁就告别了爹娘，到千里之外的一所军校上
学，一年一年回不了家，深切地体味了远离故乡的苦痛和无奈。那时候，收到
一封家信，激动得几天心里都是热乎乎的。晚上用收音机在布满噪音的空间偶
尔收到陕西电台的几声秦腔，就赶快把楼上楼下的乡党都叫来听听。故乡是牵
着每个离乡人灵魂的一根筋。

去。不仅要去，我还要采取我力所能及的、最能表现我情感、最意味和
感召力的方式去。所以我选择了自费自助、只身骑自行车在无何后援的情况
下到那里去。

这样做，就是想告诉那里的人们：老家的乡亲没有忘记你们，这不，骑着
自行车看你们来了。同时，这样做，还要告诉陕西的同胞：那里离我们并不遥
远，你看，骑上自行车轻轻松松地就能到那儿。

我相信，淳朴浓烈的乡情亲情，可以化作无穷的力量，可以拓宽道路、拉
近距离。

目录

第一章 倾听历史的回声

- 2 陕西是我家
- 4 陕西村在哪搭
- 10 陕西愣娃
- 14 你这是善举
- 18 就要出征了
- 22 我的父老乡亲

第二章 追寻西去的足迹

- 26 初尝艰辛
- 30 热心的兰州人
- 33 难忘乌鞘岭
- 36 塞上明珠
- 38 戈壁大风·狼·残阳
- 42 漫漫西征路
- 47 迷人的红河谷
- 51 生命的极限上有道“坎”
- 53 万水千山总关情
- 56 咱们新疆好地方
- 59 口外遇亲人
- 62 另一种考验



第三章 穿行在中亚大地

- 66 叩开陕西村的国门
68 迥异的他国
72 陕西村人接我来了
76 耍毛蛋的马老师
79 盛情的阿拉木图
82 如画的中亚原野

第四章 陕西人在陕西村

- 86 到咧，到咧
90 咱老地窝来的舅家人
95 这儿是个好地窝儿
97 礼多人不怪嘛
100 老地窝儿的人好着哩没
103 咱老回回把教门逮的紧
107 咱回回是庄稼汉
112 随便拉出个回回娃，细一问都是亲戚
114 咱这儿的娃们自小就爱耍毛蛋
117 哈萨克国的“皇上”好
119 有享福的也有受苦的
122 这里是男人的天堂
125 娶媳妇场景就像拍电影
127 哈吉两国是亲家
129 老话是咱的母语
132 叫老地窝儿的人到咱这儿浪来
136 再读安胡赛

第五章 又见五星红旗

- 140 再见了，中亚的回回乡党
142 又见五星红旗
145 撒下一路驼铃声
148 我从陕西村回来咧

153 结束语



第一章

倾听历史的回声

QINGTING LISHI DE HUI SHENG

陕西是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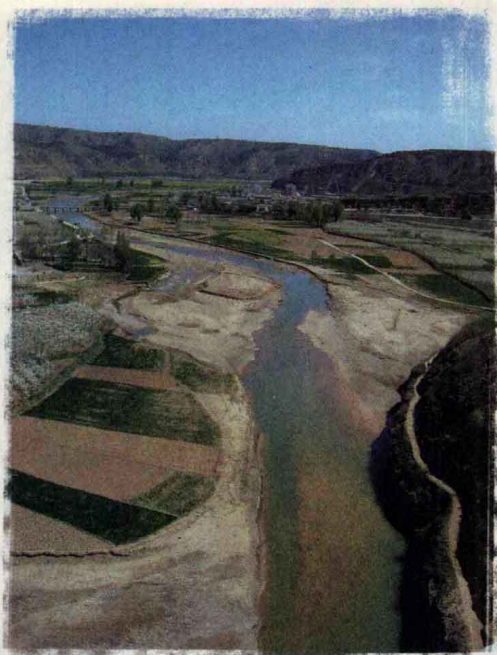
陕西自古帝王都。这里是中国古人类和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最早走向世界的地方，这里为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中是陕西的精华之地。这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水源丰富，耕作、灌溉条件都很好，号称“八百里米粮川”。陕西省城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古称长安。

早在唐代，回族的先民就来到了长安。由于当时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客”、“蕃商”和“胡商”等。唐政府鼓励商业贸易，这些来华通商者往往留居中国不归，称之为“住唐”，还有许多来自中亚各国的“诸胡”，也留住长安。如当时沿丝绸之路经商来到长安的九姓胡人，多久居不归，并各以其国名康、安、曹、石、米、何、史等为姓，世代繁衍。

安史之乱时，唐朝皇帝曾向西亚的哈里发请援，哈里发派遣了一支穆斯林军队，帮助中国军队平定了叛乱。中国皇帝向官兵提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留住京城，允许其同中国女子结婚，并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今天，西安回族中仍有与之相吻合的民间传说，有“回回巴巴（爷爷），汉民娜娜（奶奶）”的说法，也反映了早期的回汉通婚。这些安居长安、沙苑等地的平定安史之乱的官兵也成为回族早期的先民。

宋时，由于政府实行鼓励通商的政策，通商贸易的规模在唐代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在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穆斯林更为增多。中国政府为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将他们的留居地称为“蕃坊”，允许与汉人通婚和携家眷来往。



俯瞰的泾河，泾河、渭河沿岸当年都是回民聚居的地方。

南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地区，包括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和以南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西征中，他们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妇孺为奴，并签发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西亚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国的工匠、平民、军士，以及一些降将、贵族和学者等，都被迫签发或安置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这些被迫东迁的回回人，人数多达数十万至二三百万。

到了清代，回族仅在陕西的人口就达到百万以上，有“汉七回三”

之说，他们主要聚居在关中平原和其他一些肥沃之地。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反映：“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

看来，陕西是我们的家，也是回回民族的家。



临潼的苍头，这里也曾是回民聚居村落。

陕西村在哪

为了方便我的叙述,我想有必要以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为依据,就陕西村的概况及其特征,先向朋友们作个简要的介绍。

陕西村指的是与我国新疆毗邻的中亚地区东干民族群落。东干人实际是晚清时期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被迫西撤,流落境外的回民义军残部的后裔,其中以陕西回居多,自称“陕西回回”,国内人通俗地将东干人的乡庄称为陕西村(甘肃也有人称其为甘肃村)。

陕西村形成于1877年。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出于对清政府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反抗,在关中府爆发了席卷整个西北的回民大起义,起义历时16年。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兵的追杀,义军残部在领袖白彦虎的率领下,携家带口,从陕西出发,一路西撤,于1877年12月从新疆喀什向北翻过天山,跨出国门,进入中亚地区。这时,当初起义时的30多万人仅剩3000多人。当地人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是从“东岸子”(陕西方言,东边的意思)来的,当地人就称他们为东干人,最终就成了现在的东干族,是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经过120多年的繁衍生息,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如今已达到了12万多人,分布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三个相邻的国家,尤以哈萨克斯坦为多,达5万余人。

120多年来,生活在中亚一带的东干族始终没有忘了中国,没有忘了陕西,回到老家是他们永远的梦想。他们把陕西称作“舅家”。在汉字已经失传的情况下,他们艰难地、顽强地固守并传承着陕西文化。至今,在东干族内部,依然用晚清时的陕西方言土语交谈,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同样沿用着晚清时的陕西风俗,使用的文字也是用俄文字母拼写出来的陕西明清古语。

到了清朝中后期，政府日益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统治者强制推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在政治、经济、法律、官吏任用等方面都对回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歧视。如法律规定，回民犯法处罚较其他民族为重。在犯法回民头上刺以“回贼”字样，以示侮辱。官方文件中屡将回族的回字加上“才”偏旁，以示回族“不伴于人类”。清朝地方官吏对回族人民横征暴敛外，还常常挑起回族内部各教派之间、回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相互的争斗，以图达到压迫回民，延续地主阶级统治的险恶目的，有的地方（如云南、陕西）官吏甚至亲自布置和参加屠杀回民的活动，使回族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受到极大威胁，因而必然遭到回族人民的反抗。

同治元年（1862年）5月，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经子午峪到达长安韦曲一带，准备进攻省城西安，同时与太平军相呼应的云南回民李蓝领导的起义军也由川北进入陕南。全陕震动。形势对正在酝酿的陕西回民起义极为有利。

当时，由于原驻陕西的清军多调往外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为了防止当地人民参与反清斗争，陕西当局命令各州县大办团练，并由原泾阳大地主、曾任江西巡抚、后因在九江镇压太平军不力被革职回陕的张芾督办陕西团练。面对太平军、捻军入陕和回族群众即将掀起斗争之势，陕西巡抚瑛桀和团练大臣张芾慌忙调集各地团练前往南山堵截太平军和捻军，同时加紧对回民的压制和迫害。

5月中旬，曾任朝邑训导的赵权中将所属团练的数百名回勇交给渭南乡绅赵炳昆，让其把回勇带往渭南南山一带要隘，堵御太平军。这些回勇不愿和太平军作战，中途散归家乡渭南。途中行至华州（今华县）圣山，部分回勇因砍、购竹之事与当地居民发生争执。当时官府、团练蓄意扩大事态，集合团练，殴毙砍竹回勇二人。回勇气愤，抬着亡人赴华州告状，华州知州濮尧偏袒团练，并恫吓说：“尔回子与长毛（指太平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他不但不追问被告打死人命责任，反将告状的回民重责数百，赶出州衙，并且声言：



临潼的“回回道”，回民义军就是从这里撤离临潼的。

“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随后渭南团总张映兰、华州团总白祥生等又在麦地无故击毙回民17人。5月21日，渭南团练近万人突然将秦家村及其附近回民村抢劫一空，放火烧村，并四处散发“秦不留回”“天意灭回”的“鸡毛传帖”。渭南沿渭河各村回族群众纷纷被迫弃家北渡。同时，渭南、同州（今大荔）、耀州（今耀县）、富平、同官（今铜川）、高陵等地团练

也四处洗劫回民村庄和清真寺。在这紧急关头，回族群众纷纷揭竿而起，奋勇抗击。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藏匿于渭南的任武、赫明堂领导华州回民群众，首先起义。这支回民武装连克渭南孝义镇、同州晃白镇、八女井等地的地主团练据点。未经几日，渭河两岸回民争相响应，纷纷举义。从此，声势浩大的陕西回民起义迅速发展起来。到这年的9月份，陕西回民义军壮大到30万人，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如大多农民起义一样，这场历时16年的农民起义也是以轰轰



西安城墙之内现在还生活着数万回民。

烈烈的悲壮开始，以十分惨烈的悲剧而结束。为扑灭这场革命烈火，清廷四易主帅，损兵折将，屡遭失败。同治六年（1867年）7月，镇压太平军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陕西总督并授予钦差大臣的头衔。此人制定了所谓“先擒后回”、“先秦后陇”的反动策略，残酷地镇压农民革命和回民起义。经反复较量，终因寡不敌众，回民义军退出了陕西。在董志塬、金积堡、河州、西宁等地抗清失利后，1873年，陕西义军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在新疆转战4年，最后，白彦虎带领军、眷三千余人进入中亚。这就是今日中亚的东干族。

附2004年3月17日《西安日报》发表的作者同学黄伟兴的散文：

陕西村有多远

由西安出发，往西走，到中亚哈萨克斯坦国的陕西村到底有多远？按地图上标注的距离是4800多公里。

把同样的问题摆到我的同学陈琦面前，陈琦一笑，说，也不远。蹬上个自行车，用上40多天的时间，活活儿地，也就到了。

陈琦这样的说法，让许多人都觉得是那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地如利用了一次短暂的睡眠，做了一个离奇却没有任何意义的梦一样，又觉得是那样轻巧，轻巧如一个三岁的孩童，用蘸了皂液的扫帚棍儿，努圆了小嘴那么一吹，向阳光灿烂的天空吹出的一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儿一样。



是的，在许多人看来，陈琦说的，本来就是一个梦。是梦，说了也就说了，并没有多少人去信它。人们愿意相信，在交通和信息已经很发达的今天，要去中亚，要了解哈萨克斯坦国的陕西村，既可以乘坐日日都奔驰在欧亚大陆桥上的火车前往，也可以乘上飞机，日行千里万里地到达，实在不行，还可以打开电脑，轻点鼠标，在互联网上点击……总之，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骑了自行车，吭哧吭哧地去的。陈琦的那种说法，最终也就是一个说法，也会真的像那个飘荡在空中的易碎的泡儿一样，被风轻轻地一吹，就会破碎。连飞沫儿都不能变成天边的一缕儿白云，也不能打湿脚下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土地。

但这也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就如陈琦的说法丝毫不能影响了我们，我们的想法对陈琦来说，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果然，陈琦就要去了，已经40出头的陈琦，就要蹬上自行车，去中亚的陕西村了！

我看着面前登载着陈琦消息的报纸，我看着报纸上陈琦那熟悉的笑脸。那脸，有点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瓦西里。上小学时，陈琦也因为能够惟妙惟肖地去模仿电影中的瓦西里而被我的同学都叫做瓦西里。如今，我这个像瓦西里的同学，就要去哈萨克斯坦了，就要去那个瓦西里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苏联地区了。而且，他还要骑着自行车去！报纸上，陈琦笑着，那么开心地笑着，那么爽朗地笑着，像一个孩子似的笑着。可是，我笑不出来。我只是在我的内心里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老同学啊老同学，你咋真的要整这个“冷活”呀！

是的，陈琦一直想去中亚，想去中亚的陕西村。这想法大约产生在七八年前。那时，陈琦知道了一百多年前，有一支陕西的回民，为避乱而去了中亚。在中亚，他们凭着勤劳，凭着智慧，凭着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陕西人共有的忠厚质朴，在沙皇给他们划定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很快就和俄罗斯人融合到了一

起，并迅速成为当地的中产阶级。在把自己完全地融入俄罗斯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之后，他们并没有忘记中国，也没有忘记陕西。与俄罗斯人交流，他们说俄语，写俄文，但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圈子内，却顽强地固守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沿袭秦地风俗而始终不易，坚持秦腔秦韵而乡音不改。只不过，由于离家太久，由于长时间的阻隔，他们像桃花源中的人们一样，婚丧嫁娶，还是清时的风俗，政府依然被他们叫做衙门，警察仍旧被他们唤作巡捕……

陈琦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兴冲冲跑来找我，说，真想过去看看啊！

说这话时，爱喝酒的陈琦当然是端着一杯酒的。端着，却没有喝，也没有看我，而是把那酒高高地举着，把目光望向了窗外，望向了遥远的西方。那情景，就像是与他对饮的人不是我，而是一个我虽看不见却与他正相对无语的久别重逢者一样。

我没有接陈琦的话茬儿。我知道多梦的陈琦又在做梦了。是梦，就不去理他。我只是端起了我面前的酒杯，追着他的手一碰，说，喝酒。陈琦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一笑，没有说话，仰起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七八年来，陈琦再没有提去中亚的事了。我也想着，这样的事陈琦或许不会再提了，因为陈琦是一个孝子，陈琦的家里还有老父老母；陈琦同时还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陈琦的家里还有娇妻弱女。陈琦断不会做出让一家人都操心的事的。

谁又能想到呢？事过七八年，



陈琦却悄没声地决定要去中亚了，而且还是骑自行车去，而且还把消息捅给了媒体。看着报纸，我狠狠地骂着陈琦，你这不等于给自己断了后路吗？

不去不行吗？在又一次和陈琦坐到一起的时候，我问。陈琦说，不行，这是一个梦，做了多年的梦，该到实现的时候了。我又说，那为什么不开着车去，为什么非要骑自行车去呢？陈琦说，我就是要告诉人们，陕西离咱的陕西村不远，骑着自行车就能到！

我又一次无话可说了。无话可说，却思绪万千。看着面前的陈琦，我忽然想，一个40多岁的人，还常常有梦，还常常有年少的激情，甚至还常常“惑”着。这样的一种人生状态，是很让我羡慕的：一个40多岁的人，还常常让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并且，还偏偏选择了一种更艰难甚至更艰险的途径去实现他的梦，这样的硬汉，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陕西愣娃

这个人类群落开始走入我的心灵，是《参考消息》上的一篇报道，那是上个世纪90年前后的事情。报道虽然不长，但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和关注。别的不说，一说华侨，人们一般想着只有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才会在国外有侨民。谁曾想，深处内陆的我们陕西，也有那么多的海外侨民。仅这一点，就足以让热爱陕西的我兴奋不已。在那个推崇海外关系的年代，我兴奋得好像突然间打听到自己在国外也有亲戚一样。那则报道让我一直珍藏至今。我祖宗八辈都是陕西关中人。在中外驰名的秦始皇